白沙集

十二

朝 天記聞

朝 天日乘

朝天記聞

余到鳳山宿時姜兵使德輝解官居閒在本郡村舍
聞余過乘夜來訪談間姜言往在己丑八九月間鄭
敎授碏一日乘醉來訪勸姜乞郡居外曰不過數月
朝廷大禍作縱不及汝鄉隣之鬪亦不須親見不如
遠避仍言及於余鄭云當作黑頭相不遠大陞其人
入相時國家當大亂作相於國事旣去之後其將奈
何必將搔首過日矣余怪問鄭頗知卜乎姜言相知
甚熟未聞能解也余問不然何若是神耶姜言我亦

當時怪詰其由鄭但笑云君焉知我之所以知也我自然知之

有賣紙人姓姜者出入親家頗有分亂後不知流寓何處余駐龍灣姜市人來謁自言納粟陛堂帶緋頂玉儼然一大夫也臨别泣言未死得重逢天幸也老漢今年六十九歲此後又遲八年而死國事寧息倘得再謁余怪問爾何能的斷來期姜言卜者云余笑曰固哉何能准信姜言老漢年十七時新得妻甚愛一日妻父之弟携從姪往卜于姓金人老漢亦請往仍與同往金於橐中出一書飜閱數次指妻父弟曰

老漢乃以妻命請卦金云六十而逝仍問時月亦可
言與金言十月死仍問我壽幾何金言七十七其後
妻父之弟果八十三從姪七十三而逝獨醜妻遭亂
得活癸巳年適丁六十一之期而到十月惟康健無
疾自念金卜爽矣其年十月念後因小恙果不起金
凡卜三命一一符合於老漢何獨不然是以知之
壬辰以後我民遭亂避地流入中國者頗多至癸巳
甲午連歲大飢時劉摠兵綎久住兩南兩南流民皆
就傭於軍中名曰幇子得延餘命殆將萬餘及劉軍

撤回仍隨渡江自是遼廣一帶我國男婦牛馬殆將半焉識者深為慨然余到遼陽有一少漢數來余寓與下人相熟自言是孔德里居人入遼為佟家家丁因言遼陽城裏解人來居者不能悉數有一武人忘其名自言名族善騎射 天朝之人號為教師別開教場於此距六七十里地面選遼人之伶俐者逐日教習厚給廩料因是成就者甚多又東開堡路傍有女人服漢服戴朝鮮冠見吾等一行泣且言舊居社稷洞非賤非貴人寓此已六年又山海關外旅舍有一漢乘夜潛叩門亦言係是我國人思戀鄉土常欲

者不下三十餘人若一人先唱皆當脫歸但其中一
人來此即行商販資産甚殷買大屋擁美娥已享富
家之樂絶意東歸唯此難動矣自此往往逢鮮人不
記其數此外所不能知者何限
燕京有賣書人王姓者每朝鮮使臣到館必出入賣
書一日余散步外廊王抱書數十卷來賣不售則因
來要余曰宰相可買此書余紿曰我不識字買書何
用王曰文進士何故不識字余曰我實非文官本武
官蔚山之戰得了三十箇首級陞一品假銜閣老而

來王領之自後每遇余敬之差截於前
自遼陽至山海關凡十七站皆傍胡地遠者不過百
里近或十餘里歲為邊患來搶漢人不記其數吾等
一行留會同館五十餘日朝貢㺚子六百餘名亦留
北館與吾等一行下人顔情稔熟一日因事館門大
闢㺚子數十餘人紛然來觀如是者數次余令譯官
問之遼人居十分之八九其中真㺚僅一二而已因
問頗戀本土否答云父母妻子皆在中原豈無思戀
之心但胡地風俗比中國十分醇好無賦役無盜賊
外户不閉朝出暮還自事而已其與居遼役役不暇

有賫書人來過仍言近來㺚子朝貢過此者極求書冊尤好醫卜等書云是夕余適往江上登商舶散悶有前日留館㺚子數人來見譯官等欣慰殊甚與語欵欵言及虜中之事具言遼陽有士人黃姓者自少以能文知名被擄在胡中稱爲黃郎中胡人呼文士爲郎中今方以貢胡來此虜頗敬之資產極豐常畜美姬四人牛馬彌山云

東征事起府庫虛耗又起乾淸坤寧等宮窮極侈靡以龍腦沉檀屑雜以椒末塗屋壁又督珠市盡納其

珠擇其大顆絡爲障子又遣太監採珠於外南方貢
一珠其重四兩天下所貢無大於此此外大者不過
三四錢取之不遺餘力長安市上龍腦真珠一時竭
之又分遣太監置店於外方名曰皇店徵納商稅凡
大府巨鎮商人輳集之地皆有皇店每店歲中所入
多者二萬餘兩無賴射利之徒乘時而攘臂起紛紜
上本爭請採珠開礦者不可勝記有馴象千户王官
者上本願納銀二萬兩以助官役渠乃身自募兵煮
鹽於黃天蕩閣老沈一貫惡之黜其說不用王侯閣
老入朝遇於端門前因遂面辱之閣老因此上本辭

同行月沙海月皆以能文章聞一時余雖不及兩公少時亦頗以吟弄為事經年道上賦咏甚多常以不得警句為歉行到沙河鋪遇見迴還冬至使鄭時晦管押使韓子善韓素能詩余求見途中所得其賀日免賀詩一首足冠吾數百篇不覺屈膝並錄于後追趨曉漏鳳門前海色輕籠萬井烟紫陌無多銀燭影紅雲不見玉宸仙乾清帳暖龍香溢皇極庭虛雪月姸退食旅扉還鎖斷觀周初計墮茫然

行到廣寧留一日時一城商賈皆閉鋪不坐市列肆

寂然下人凡有所需多不得買賣怪問其由廣寧人言都御史李植將拓地於遼右驅出㺚虜築城於舊遼陽發民起城役加徵科外商稅至於人家間架皆有稅以助其役遼民仍大怨一時廢肆總兵孫守廉等以為非我所能辦欲上本辭職滿城咄咄興嗟皆怨李御史路見遼民數百為羣陸續荷鍤而過云是築城役夫至遼陽細聞曲折所謂舊遼陽距今遼陽二百餘里土饒草豐為胡人牧馬之地自此達于山海關最為直路前此李成梁上本欲驅出胡人築城以戍之東征事起議竟不行今東事已完故李植遵

盡撤沿邊列堡戍兵移屯於舊城自今遼陽城由三
义河上流渡遼河混河太子河以達舊城我國貢路
則自東八站直至長奠堡過開元衛等處抵山海關
不過六七日可到關下云
海月公少時有所眄於龍灣嘗因公幹至彌串久留
将遣騎馱紅躅之曰見聞有煩扮作男子貌樣以渾
形迹庶使張祿先生入關無人索也其人果如教穿
男服而往海月使奴往候中路奴實不知男服者是

真嫵媚娘也誤認爲麟山僉使之行歸報曰終日無來人只有麟山僉使過去云至今好事者傳以爲龍灣美談吾輩到龍灣治行數日有軍官羅姓者來告曰行李無缺唯弓子似略恐難應索余戲之曰聞書狀與麟山僉使最親爾告此意於書狀倘得一張羅軍官唯唯而去翌日海月方對客寓內羅於窓外跪禀有所白海月曰何事羅曰行李皆備但弓子缺一張今聞使道與麟山僉使最親倘不惜一言彼不敢不副海月厲聲曰老奴爾亦乃敢譏我耶羅惶駭不知所爲久之始聞計出於我各自絶倒

天朝率用磚甓故城如削鐵至於人家屋壁階墻亦
整齊可觀我國陶磚用工甚鉅得磚甚尠所以不常
用也意其陶之必失其法問于 天朝磚工其法每
一窰用人四名作役四日而畢其間刈草或秫稭三
百束用水沉泥如和餅麵塡之磚板其板一座隔木
為兩板俟土平更不費手築和泥甚滑故不煩手築
自能和合每人日築草磚四百介覆簀待曬乾入窰
燒晝夜共三日則熟大窰得磚一萬箇每磚百箇買

銀一錢二分一窰四人役四日得磚萬張買銀十二兩或窰小則人數與日數差減而得磚有四五千箇者余早有朝 天之志每見儕輩還自 京師者必問中朝事咸言譯官一渡鴨水便化為狼蝎為態不忍見今行初意此輩渡江必將矐人目刴人腸而啗之及一路往返未見有大叚可駭可愕之事因察其情其爭利之處果有可駭彼亦人耳豈盡木石世或不分玉石混指為非人之所可為習為常談言者如彼聽者如我凡一動一靜皆疑其有隱情至言飢而當食渴而當飲猶且不信曰彼或别有他腸而欺瞞

覘彼瑣瑣易於狎近而忽於忌憚初心忽為外物所動臨秋毫細事窘態露出見短於彼彼來來去去閱人已多自治雖不足其品題人物稱量輕重叅酌權衡固已昭昭於心上矣我纔欲點檢彼之罪過而終乃濡首沒足被他點檢者多矣哀哉既已見短則雖挾火露刃而睨之曾不能動彼一髮而吾之短拙逾露而逾不可掩矣唯當不憂彼之橫肆而憂我之未盡常自治謹嚴彼自畏服彼既知我不以狎近有所

饒貸而於心有敬服之意決不敢橫加怨詈間或不良者做出架虛之說自中亦有一種公論奉 命出疆體統非輕而前後使臣不唯見短於下輩亦且取侮於 天朝者非一此足為吾輩之戒

朝 天日乘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十月二十一日差爲陳 奏使與月沙李參判廷龜海月黃掌令汝一辭朝十一月初十日到義州十四日有 旨令留本州待文書改撰二十六日改撰 奏本到三十日將過江一行行李已先搬運月沙公得寒疾未差不得發十二月初

初六日丙辰趂江歷鎮江城九連城宿鎮場屯(磨兒谷)侯家行三十里

初七日丁巳歷金石山(一名頂石山)細川松鶻山柳田湯站鞍子山湯站河燕子巖宿二渡河村吳家行七十里

初八日戊午歷龍山营州城鳳凰山乾河劉家屯伯顏洞蘑菇山鎮東堡(一名松站一名薛里站)一宿松站前河邢家行七十里

初九日己未歷大雙嶺小雙嶺長嶺斗嶺河(一名瓮北河)

八渡河土門子西孤山宿通遠堡一名鎮夷堡王家行六
十里
初十日庚申歷稠林子弟兄山草河洞分水嶺騙馬
場大黑山架子山黃桂嶺宿連山館奚家行六十里
十一日辛酉歷將軍廟麛洞高嶺老鶴嘴韓家墳甜
水站薪水橋青石嶺滴水寺三街狼子山宿狼子嶺
下方家行七十里
十二日壬戌歷狼子嶺頭冠站柳河賊養屯三流河
湯河王祥嶺石門嶺冷泉庄高麗村石河石河屯徐
家屯入遼陽懷遠館行七十里是日晴午聞陳奏

等請以明日見官是日遼陽副摠兵馬棟遞去新副摠孫守廉赴任都司親迎於郊外無暇許見期以十三日見

十三日癸亥詣都司衙門時一都司曺粮往孫副摠設酌免見翌日令鎮撫等持小帖并賫銀五两要買朝鮮土産甚夥故事都司出銀要買則呈納土産并還其銀所要各種一有不稱則不許馬票亦不時定伴送粮尤貪墨需索甚煩當差伴送先徵銀十两故

無人願往以此滯留多日亂後館宇頹圮人不得處
權寓於館失草房隘陋不可言館夫有子馬長守者
年二十二供給頗勤吾儕出入必與之指導真異鄉
親舊先是行過乾河歇鞍道傍有漢人弊衣來叩頭
乞哀自言系是懷遠館夫親屬因商入朝鮮赴董提
督軍中泗川之敗脫身走迴轉乞資生余除飯與之
命厨人減米以賑其人因與偕行凡山川舖店一一
指教所止必助給薪水買辦蒭豆雖屢遭困辱益勤
不懈及到遼陽與其父偕來叩謝言無以報恩願送
至山海關余謝不帶行

店鋪澄清寺宿鞍山閻家行六十里
二十日庚午歷望海寺八里河八里屯湯池嶺甘泉堡土河土河堡宿海州衛劉家行五十里
二十一日辛未大風雪行色甚苦歷沙河沙河鋪石井鋪小馬頭鋪乾溝鋪宿牛家庄黃家行五十里
二十二日壬申歷新臺鋪天妃廟三义河三官廟西寧堡宿沙嶺于家行四十里
二十三日癸酉歷高橋鋪富家庄宿高平王家行六

十里
二十四日甲戌歷腰站烟臺宿盤山館驛舍行六十
里野行數日井水渾濁食味皆變惟腰站水差清洌
距腰站數十里有董提督一元征胡大捷碑
二十五日乙亥歷朝溝鋪平甸鋪火燒橋制勝堡東
嶽廟望城岡入廣寧宿姚家行六十里前此所經各
鎭外門皆豎令旗戒嚴始疑前路有㺚虜聲息及到
廣寧聞虜騎入錦州衛距本城百餘里總兵李如梅
自領兵萬餘追之不及而還戎馬塞街余與一行控
馬少住石牌樓下石牌樓卽前總兵李成樑征虜有

衣貰馬廣寧尤甚吾等一行因此留二日不得發主家子姚俊年十八頗伶俐可愛日日來與語

二十八日戊寅觀西嶽廟歷醫巫閭山八面鋪十里鋪四塔鋪壯鎮鋪沙河宿閭陽夏家行五十里翌日大風雪留

三十日庚辰歷新鋪榆林鋪大凌河宿凌河所王家行七十里前此一行坐車人先行至小凌河其餘偕行人負至十三山因驛人趍不備馬過半落後只數

人隨到凌河所席地圍坐傳盃守歲作客異鄉又此
分散雖設手博强為戲殆不成歡
己亥正月初一日辛巳歷紫荊山鋪兵金廟錦州衛
界小凌河宿小凌河驛王家行三十里
初二日壬午歷望海寺松山所姚鐵臺觀察山小紅
螺山宿杏山袁家行三十八里
初三日癸未歷大紅螺山七里河高橋鋪通海河塔
山所皂隸山雙頂山宿連山劉家行五十里自渡江
以後月沙公常言燕趙多美女茲行或得一見海月
公病下虛日再如厠是日午憩塔所時當歲時主家

公方如厠月沙公急呼黃書狀黃書狀怏怏來看海月繞得入座女已陞堂掩户月沙欲激其意故嚬眉而咳曰到處遺矢何事可為海月咄嗟痛恨真箇客中一場大噱也

初四日甲申歷西河雙樹鋪乾柴嶺吳英臺淨湖臺石嘴兒臺首山寧遠衛如兒河黑松林山宿曹庄王家行五十里

初五日乙酉歷欄井山沙河所沙河鋪金家山曲尺

鋪宿東關劉家行五十里
初六日丙戌歷六州河中後所雙墩鋪沙河古海平縣石塔宿沙河申家行五十里是日有㺚虜來搶於沙河盐塲村殺掠人畜吾行相距不數十里危哉
初七日丁亥歷狗兒河鋪前屯衛石子河宿高靈宮家行五十里
初八日戊子歷急水河中前所鎮遠堡八里鋪望夫臺宿關外呂家行五十里
初九日己丑入關主事吳鍾英坐堂一行行禮使臣陞堂再拜主事下堂荅拜譯官以下各於庭下列立

悉記各市商人結綵爲棚而擔行者又數十盛飾遊
娼珠翠眩燿騎馬而行又將百餘吾等一行暫避道
傍蕭秀才家坐定俄有少年四人年可十一二者自
外端拱而入請作揖吾等起答揖揖訖四兒還趍出
問之則里中儒家子聞外國人來爲來見之云中堂
障外又有小兒窺見譯官等呼出則兒急趍入内着
綠袖袍穿靴子張拱而出就前作揖仍挈一椅子坐
東隅令少家僮進茶一如長者問其年十一歲問所

讀則論語云中華禮文之盛此焉可見午後往望海
亭臺隍之壯甲於遼薊一行皆言不到此幾虛過一
生矣翌日主事遵例送下程禮物
初十日庚寅歷石河半山鋪紅花店海陽城范家店
秦皇島石山寨牛背頂娘子河湯沙園山宿深河崔
家行六十里
十一日辛卯歷榆關榆關河小榆關白石鋪橫山鋪
樂亭縣獨山鋪東寧橋泥溝河紫金山凌霄塔宿撫
寧縣李家行四十里
十二日壬辰歷楊沙兎耳山仙人頂平山背陰鋪腰

行七十里自雙望舖忽覺肚痛到萬柳庄周觀池臺
登門樓益覺刺痛不可忍艱難據鞍入朱家服藥不
效達夜呼苦翌日不得發
十四日甲午歷小灣河獨石石梯子入孤竹城謁清
聖廟又過安河舖野鷄墩沙窩舖灣州縣宿深河驛
劉家行七十里
十五日乙未歷拗爺山小清凉大清凉求山新店忙
牛橋五里橋宿榛子店董家行五十里

十六日丙申歷根窩鋪鐵城坎石橋板橋沙銀城鋪
壓虎山宿豐潤王家行五十里
十七日丁酉歷還鄉河龍王廟沙河沙流河鋪雙橋
梁家河梁家店韓家店五里橋佛爺庵真武廟宿玉
田呂家行八十里
十八日戊戌歷八里鋪石虎橋采亭寺大枯柳小枯
柳鋪九鳳山皇山真武廟梯子山別山別山店荒粮
墩豐家屯廣濟橋雲禪寺神仙頂運粮河漁陽橋宿
薊州王家行八十里
十九日己亥歷龍石橋獨樂寺崆峒山十里鋪紫火

二十日庚子歷棗林兒白浮圖屯大新店小新店大
泥窩鋪小泥窩鋪夏店兎耳山孤山柳河屯馬醫坡
召里觀音寺楊家庄莫家庄火燒屯宿通州戴家行
七十里留二日買辦一行留館之需
二十三日癸卯始達北京觀東嶽廟廟有道士數十
出接頗勤一行更衣於廟門行到朝陽門外車輿雜
沓男婦駢塡衆中有一人急呼李尚書來矣雀躍而
來視之乃徃年隨楊冊使徃釜山者卽京營選鋒韓

姓人來便執鞚駐馬語良久不忍別踽踽異域得見
舊面卽無論微賤歡意可掬仍與立別入門行數里
後路有馳馬而來者廻顧則韓選鋒借騎追來仍并
輿路上意甚欵欵中華之人眷厚如此
二十四日甲辰一行止會同南館翌日序班陳以老
高詡等來言今年適是三載考績之限各衙門導例
上本方候 旨不坐堂上數日難以呈 奏
二十六日丙午聞鴻臚寺坐堂呈 奏本及報單
二十七日丁未將見朝五鼓詣東長安門外質明開
門進詣五鳳門外余與副使書狀及通官以下分四

三叩頭以謝時兵部尚書田樂未及朝刑部尚書蕭
大亨兼署兵部事閣老趙志皐方註門籍六上辭本
獨沈一貫在是日預搆呈文一本仍袖以往幸冀與
沈閣老相值禮畢退俟五鳳門東廊下日已向晩杳
然無聞方起坐不定忽有人傳呼閣老來矣余與一
行跪於路側閣老住立問何事余具言其故閣老郎
令起來接袂而立親受呈文看過余乃以海東諸國
紀逐條翻閱指示論辨閣老連稱曉得仍反覆數次

時天氣尚早朝寒政緊閣老因此久立泠淚盈䁔頰以手拭之後頭有詹事府官禮部左侍郎翰林學士等鱗次而入見閣老住立亦次次住立各使人問何事

二十九日己酉因本國　奏本奉　聖旨兵部會同府部九卿科道看議來說

二月初五日乙卯將詣禮部見堂聞是日各司皆坐堂欲先詣科道衙門呈文入　闕始知多官為本國事會議于東闕吏科都給事趙完璧右給事程紹給事中吳文璨陳雄春楊天民户科都給事包見捷右

給事張輔之右給事桂有根吏部尚書李戴户部尚
書楊俊民右侍郎陳渠禮部左侍郎余繼登右侍郎
朱國祚兵部右侍郎王世楊刑部尚書蕭大亨左侍
郎謝述右侍郎董裕工部尚書楊一魁左侍郎趙可
懐都察院都御使温純左副都御使郭維賢左僉都
御使陳薦大理寺左少卿甘士价通政司使范崙右
条議章尚學後府徐文璧中府王學禮前府徐文緯
右府楊世階十三道官趙士登河熊祥等二十餘員

皆會 闕中其餘多不能問名左右朝房吏胥塡咽隨其衙門一一呈文到兵部朝房則蕭尚書與楊俊民等八員同坐俄而將詣東闕出門吾等跪於階下尚書使之起來作揖吾等復跪極陳寃痛之事蕭於稠中顯有喜幸之色余每一開話蕭輒顧左右微笑若有使之聞之之意蓋蕭見攻於丁跳者方自上本自辨故深以本國 奏本爲幸也多官俱入東闕吾等因往禮部少頃余朱兩侍郎廻自會議坐堂吾等一行於越臺行兩拜作揖因跪呈咨文

初八日戊午令譯官呈方物於禮部余與一行詣兵

書論辨不已蕭亦累累數千百言不覺日晚蕭久立
不倦吾等仍叩謝其　闕庭及兵部前後論辨之辭
具在別錄
前年大旱　天子召張天師至　京師祈雨天遂大
雨天師因留天壇未還云
自初八日廻自兵部久鎖館裏絶無聞問　聖旨亦
久未下殊覺欝悒邢軍門萬經理等題本陸續來到
始知丁主事西廻又見本國軍民粘榜關王廟之言

中朝論議洶洶吾等因此深慮辨誣之事又將別生
他議聚首徊徨苦苦度日
十八日戊辰兵部將徐給事丁主事等上本會議覆
題 天子令以軍門經理兩本並議來說
二十四日甲戌兵部公同覆題奉 聖旨並及本國
事令兵部移咨慰諭
二十五日乙亥兵部出咨文月沙公以為咨內不舉
辨誣會議只舉賄倭會議殊失回咨本意此必因外
郎等因後議成咨故如是若告蕭尚書必覺其誤保
無不改之理余以為 聖旨之下不因前議而因後

叩謝告辭談間徵及此事觀蕭公意向如何處之李譯苦乞曰朝議洶洶得此咨亦幸脫致煩告反得意外說話敗我吉事不如勿往

二十八日戊寅將往兵部余出言曰此大事月泌以為必無不成李譯以為必不成必有害吾以為必不成亦無害獨書狀無決語幸示皂白且觀吾儕先見如何海月曰吾意與上使同仍詣兵部見蕭尚書呈文且陳其由則尚書曰 聖旨不於前議准下而只

於後議准下不敢以前議成咨吾等退出外庭余行且顧月沙戲之曰吾不云乎今竟如何尚書所言一一與吾言妙合今日方知公驟陞之害也恨不習吏事月沙笑曰上使不以不成為念而反以先見為幸耶海月公曰我亦云如此衆皆斥之曰因人成事海月曰託以叩謝非吾策耶余曰此則當以公為盟主

三月十一日庚寅領宴銀

十二日辛卯謝恩

十三日壬辰領賞

十四日癸巳謝恩

十八日丁酉辭堂禮部左侍郎余繼登呼通官傳語吾等曰陪臣歸啓 國王 天兵久留本國徒費酒肉無益實用倭今已退本國宜思自强修治城池今不可再恃 天兵是日吾等還自禮部方坐中廳打發行李館門大開忽一人以便服自外至前狀貌非賤隸之徒吾等起揖問名乃石尚書門下官楊應春也尚書聞吾等來欲致意望救無因得通適是日臨行館門無禁故其人乘便而入極致尚書之意欲使

歸啓本國費一辭以救已也言訖卽趍出向夕一行
發自北京宿通州吾等來時氷雪甚酷天地同皓閉
闔經三月不知天道已小變初出都門萬條楊柳垂
垂已搖緑矣羡景可掬
十九日戊戌留通州食後乘便輿往江上權坐商船
適漁人張網捕魚令譯官買魚付厨作鱠
二十日己亥宿三河丁主事應桊還自遼由夏店迄
舟歸家已三日矣
二十一日庚子宿薊州
二十二日辛丑宿玉田

二十五日甲辰宿永平府

二十六日乙巳宿撫寧縣關內連歲大饑流民滿道有老婦行乞過門泣且言有子年今十歲前月賣與城裏家受銀一錢半未過十日已喫盡無餘此後吾亦無策村氓賣子者在在皆然多不過三四錢小或一錢氣象甚慘向夕李通官與本縣人牽一青驄牝馬來求賣仍言日行五百里試之果逸足也流塵不起輕矯無比余疑其言之誇大而求易售也質之一

縣人人皆言此馬產於南郡其主聞本縣募馬立期
限甚促料不及期自萬里鋪曉發而夕至此萬里距
通州五十里通州又距此五百里以此言之非直五
百里日行五百五十里也
二十七日丙午過深河宿山海關車輛在後未到留
六日
四月初四日癸丑過關因日晚宿關外店家
初五日甲寅過高嶺宿前屯衛
初六日乙卯過沙河驛宿潼關
初七日丙辰宿曹庄

初十日己未過小凌河宿大凌河
十一日庚申過十三山宿閭陽
十二日辛酉宿廣寧留一日
十四日癸亥宿盤山
十五日甲子入高平日未午欲過宿沙嶺驛人不肯
發車馬因致相詰譯官李雲祥頭顱擊破流血被面
我人因敺唐人一名鞭瘡滿背遂成戰場不得發行
遊擊鄭一道差人具酒飯以餽仍發夜不收一名另

僱車馬禮待甚勤蓋其父同知文彬方在我國故每
我國使臣過境必為之禮焉
十六日乙丑過沙嶺宿牛庄道遇徐給事還自我國
儀威甚盛甲馬旗鼓橫亘十餘里
十七日丙寅將發譯官李民省獻言自此徑由小路
直至遼陽僅百餘里不必安行大道再宿而至海月
公喜以為此計可行矣出門政躊躇間譯人執鞚不
可曰遞馬有常站下人毆之遂就小路行未數里背
後見本驛人數十大喝趕來吾等知不可為遂叱馭
廻從大路因與驛卒撞遇相與毆詰於田中彼此擊

之行隨轎後望見書狀私相謂曰書狀懼戰特甚余
戲之曰見小敵恟是日過海州衛宿簞山
十八日丁卯將發有撥軍數人來哄曰先過通官李
彥光等以兵部火牌騎撥馬二匹今過月餘尚不見
還聞其兄彥華隨行來此可置彥華爲當仍拘執李
彥華吾等許之遂留彥華行未二十餘里忽有一騎
飛過呼曰㺚子來令譯官細問則北邊有㺚子聲息
沿塞列堡皆竪旗戒嚴道上行人慌忙行走吾等亦

促鞭過首山嶺圍鍊人馬來待嶺下去國經年得覩故鄉人面政是千里他鄉逢故人權坐路傍略設小飯卽入遼陽懷遠館留待李彦華及車輛

十九日戊辰偶步墻後有劉提督標下人來自城内就與下人做話願謁於吾許令來見其人來卽叙禮仍言係是尚州人姓權小名鶴乃是厓相妾甥子生長於恭儉池傍遭亂流離爲劉家軍先年隨劉爺入洛潛謁於厓相將欲仍還本國事洩爲劉所覺劉盡搜其行李得銀二百兩置在公槖使不得逃故今亦先來到此聞使臣不日到館數來候問今幸得見備

難敵順天之役泗川官軍見海鬼先登者及見倭子
莫不失色計功之時得首級㝡多皆是朝鮮人化為
漢軍者泗川兵勇敢雖不下於鮮人臨戰癡直不若
鮮人之知形勢故首級必下於鮮人自是劉爺尤重
鮮人隄防甚密不令逃逸然鮮人隨劉爺渡江者不
下三百人經年留本國百計逃逸失亡甚多云

二十一日庚午宿高嶺下村舍

二十二日辛未到土門子下村舍日尙早便與直到

河邊海月先已來待拂石權坐村人數輩方張網捕
魚令團錬使李潕川買魚為膾李團錬亦橫網課奴
以助歡謔不覺暮色已蒼然矣真客中一番光景
二十三日壬申宿二渡河
二十四日癸酉還渡江時大軍方撤各衙門接伴官
及本州舊知人列迎於江上相見各自慰喜何啻張
騫萬里初到家也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

十月十五日子時公生于西部養生坊第始崔夫人旣娠公方病羸甚懼不克觧娩安投毒劑欲下胎而卒無佗公旣生右脇連肩背腐黝不成肉理二日不乳三日不開眼五日不啼家人憂之適瞽師朴堅至叅賛公使推其命堅遽賀曰兒當大貴第記取我言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公四歲

俊拔岐嶷已有昂霄姿叅賛公每曰大我門者必此兒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公五歲

嘉靖四十年辛酉公六歲

有女奴偷藏物穴窓掞之公適過見也兩手捧納之第低聲謂曰亟還舊處惟我知之女奴求哀公竟亦不泄也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公七歲

句公對曰劒有丈夫氣琴蔵太古音叅賛公吐舌

歎賞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公九歲

公染痘久之始蘇時當早春叅賛公命賦門前柳

公應聲曰東風潜向陌頭催陌頭楊柳黃金色叅

賛公益奇之十月丁叅賛公憂哭擗之節一如成

人伏于苫次未嘗舉顔與人語比卒哭不茹疏果

願隨諸兄廬墓太夫人悶其弱泣止之常侍太夫

人閤內不出跬武蔬食終喪如一日家人懼不勝
喪欲有以寬譬之公逆自悲咽見者咸爲之隕淚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公十歲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公十一歲
冬服闋
隆慶元年丁卯公十二歲
隆慶二年戊辰公十三歲
豪爽好氣誼脫衣履以濟同隊之窶者屢矣
隆慶三年己巳公十四歲
隆慶四年庚午公十五歲

峴街上姑夫朴承旨謹元適見之亟告太夫人太
夫人涕泣責之先生跪受教痛自刻責一切謝諸
少年專意誦讀九月丁太夫人憂啜粥廬墓幾至
滅性事三姊如事太夫人
隆慶六年壬申公十七歲
萬曆元年癸酉公十八歲
冬公服闋賦程詩遒逸駿發連魁四學課製華聞
日播諸名勝咸願與遊

萬曆二年甲戌公十九歲

公娶權夫人卽都元帥莊烈公慄之女而領議政

康貞公轍之孫女公在甥館權相輒許以異日大

臣器每見必以國家利病爲之陳說語不及他

萬曆三年乙亥公二十歲

公中進士初試三等

萬曆四年丙子公二十一歲

公會試不利

萬曆五年丁丑公二十二歲

萬曆六年戊寅公二十三歲

萬曆八年庚辰公二十五歲

春公登謁聖丙科第四名分隷承文院補權知副

正字是歲漢陰相與廣林李叅判廷立並登別試

及第俱以才學見重時人謂庚辰三李

萬曆九年辛巳公二十六歲

選入藝文館拜檢閱夏坐不講華語貶下考

萬曆十年壬午公二十七歲

宣廟臨筵謂太學士栗谷李文成公曰予將講綱

目預選材臣俾專講讀以備顧問栗谷選進五人
漢陰廣林與公並膺其選　宣廟各賜内府秘藏
綱目　教曰此人等凡吏文漢語試射等諸藝並
許免俾專文事時人榮之

萬曆十一年癸未公二十八歲
宣廟催玉堂書堂之選公遂被簡　賜暇讀書而
繼錄玉堂拜弘文館正字冬三司誣栗谷公引入
不與列

萬曆十二年甲申公二十九歲
栗谷卒公為文以祭有羣飛刺天語俄陞弘文館

告章再勿許入又陞弘文館博士公自八月寢疾
至十月而華漢陰諸公日夜來候親為迎醫合藥
一夕溘然將屬纊咸曰此豈夭札者第環坐以俟
三日始甦
萬曆十三年乙酉公三十歲
春病良已移藝文館奉教序陞成均館典籍遷司
諫院正言兼帶知製教薦入吏曹拜佐郎次男
井男生冬遞為弘文館修撰

萬曆十四年丙戌公三十一歲
又拜司諫院正言弘文館修撰
萬曆十五年丁亥公三十二歲
陞弘文館校理納側室呉
萬曆十六年戊子公三十三歲
復入吏曹拜正郎
萬曆十七年己丑公三十四歲
遞為禮曹正郎十月鄭汝立謀反事覺公以問事郎入侍鞫庭舉止都雅言辭敏給耳受手寫無少錯 宣廟目屬之遇事必曰使李某為之公每當

萬曆十八年庚寅公三十五歲

陞弘文館應教薦拜議政府檢詳舍人又陞弘文館典翰入侍 講筵講畢 宣廟呼公使前曰典翰來在帷幄久矣予尚不悉才器若是高也頃於鞫廷始見之一面鞫囚一面劄錄一面來啓捷如影響而無絲毫遺失此非人所可及非高才而何公階止中直大夫 宣廟下教政院李其勤勞功勘寂著而資級尚卑今當論治逆功資雖不及格

陞堂上有舊例否政院以無舊例啓冬　特旨拜
弘文館直提學未幾又用　特旨陞通政大夫承
政院同副承旨尋魁文臣庭試　賜御廐馬以褒
嘉之序陞至右承旨

萬曆十九年辛卯公三十六歲

遞為戶曹參議策三等勳　賜推忠奮義平難功
臣號時黨禍將作松江相為禍首凡朝士有人望
者率一切陷入設為三等而有脩郄者將擠公竄
黜適有救者獲免尋遷承政院左承旨兩司請以
松江罪案榜示朝堂公只奉　傳旨而已臺諫以

萬曆二十年壬辰公三十七歲
四月倭寇深入官軍相繼敗没 宣廟定計去邠
公自變初已決意捐軀閉隔内門以斷家小四姊
到家訖訣亦不許見側室瞯公獨宿外廊泣求一
面公闔户絶之曉將趍朝側室突前執帶公拔佩
刀且斷帶側室哭而退三十日夜四鼓 車駕且
發而百官皆散天又雨夜黑如漆 中殿獨與女
侍十數步出仁和門公執燭前導 中殿顧問為

誰女侍以都承旨李某對 中殿嗟奬良久勉以
忠義是夜 車駕渡臨津三更始達東坡驛翌曉
宣廟召對公且曰趣召領左相尹斗壽亦安在
並 賜對上揮涕以鞭叩地名號諸公曰李山海
柳成龍尹斗壽事急矣策將安出公首言我國素
弱無以當賊今計惟有西顧 天朝 上曰予意
本如是 駕次開城府 特旨陞嘉善大夫吏曹
叅判鰲城君 命與杞城府院君俞泓同護兩
王子先詣平壤公奉兩 王子旣抵平壤而 車
駕亦踵至 教于大臣曰吏曹叅判李某志慮貞

意也六月 特拜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兼五衛都
摠府都摠管尋移行司憲府大司憲時寇賊日迫
公與漢陰相定計請乞援 上國大臣初難之公
與漢陰相抗言力爭廟筭乃定分遣三路調度使
預管 天兵粮餉卒成再造之績皆公與漢陰相
之力也拜兵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知 經筵春
秋館事同知成均館事 世子左副賓客臨津守
卒又潰報至或言當死守平壤或言咸興地遠宜

往駐　駕發平壤次肅川公與漢陰相請面對
言一踰北嶺便隔　上國何可望也宜進駐寧邊
且請自赴遼東上書乞師漢陰亦請自往二人爭
往至夜深不決副提學沈忠謙以為大司馬不可
少離宜遣德馨遂以漢陰稱請援使翌曉卽發江
東守卒又潰報至　上夜召羣臣曰予當請內附
世子宜奉　廟社撫軍誰肯從予渡遼者羣臣寂
然公泣對曰臣旣無父母年少無病雖萬死請執
羈靮以從　上命出外募願從者公進承旨洪進
等數人　駕次博川日已瞑而平壤城陷報至夜

官可先導策馬掠 御馬而過 上問知為公益
重之 駕次定州公請駐數日先發一使慰撫義
州父老諭以不即渡遼意且移咨遼廣備列危迫
狀使李德馨善為說辭 駕次義州公言湖嶺三
道謂 車駕已渡遼輕相煽動急發使臣 宣諭
仍勑守臣起兵勤王遂遣大司成尹承勳由海路
傳全州而止自是官軍義兵奔問相繼朝廷命令
亦得毋壅平安道巡察使李公元翼深以根本為

憂請分戰卒以充宿衛公固却之曰精卒當備對
壘如衛士別抄良民引弓者補之足矣且請設科
以聳動士心應募者果雲集先是遼左訛言謂朝
鮮導倭入寇兵部尚書石星遣指揮黃應暘來覘
之 上迎于龍灣館應暘索倭書以驗之禮曹判
書尹根壽以賊在浿江所遺書二道示之應暘不
信公自在京時業憂此事乃手搜辛卯年通信使
等所賫倭書而來及是以進之中有朝鮮亦同我
飛入大明宮者卽我國據是專奏者也應暘叩膺
大慟曰朝鮮替 天朝受兵而義聲不著反被惡

發七千兵使副摠兵祖承訓遊擊將軍史儒將而
東先嘗賊公策其躁而無謀軍必敗進攻平壤果
大衂儒死承訓僅以身免歸誣我兵助倭致失利
公建請大臣親往力辨之時軍機交急文牒雲委
公手自批判不委胥吏上應 天朝下劑庶務動
出意表鑿鑿中的十二月都督同知李如松統大
兵過江公言於 上曰都督有紀律必破賊第幕
下有鄭同知趙知縣二人用事恐致沮撓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公三十八歲
正月都督拔平壤乘勝逐北至碧蹄遇伏左次始
謀與賊連和皆鄭趙所主公歎曰十年之内此議
恐不了也京城賊退公力請 回鑾十月入漢都
十一月 詔使行人司行人司憲來公始授遠接
使及 詔須 命光海恊同户兵官進駐全慶地
方策應 天兵以責成效公遂以分兵曹判書陪
光海駐洪州俄移全州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公三十九歲
春湖西賊宋儒真反分朝羣議欲奉光海赴漢都

舟師大將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公四十歲

拜吏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義禁府事冊封日本副使楊邦亨欽公名請於朝

以公爲接伴使公在道力辭東銓文衡並許遞拜

議政府右參賛邦亨禮敬備至冬邦亨同正使李

宗誠入倭軍公謂其接伴使金判書睟曰李使長

於綺紈從事翰墨中情實㥘爾必僨事辱　命無

疑也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公四十一歲
正使李宗誠畏為倭所喝脫身亡去公使褊裨往
偵之邦亨急謂公馳白于 朝公自宜寧縣二日
二夜馳到漢都宗誠已到矣復還嶺南冬送楊邦
亨至義州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公四十二歲
公還自義州復拜兵曹判書 天朝以倭酋拒
命復大發兵討之僉都御史楊鎬經理朝鮮軍務
廷議極選儐臣推公為接伴使再辭許遞以漢陰

復拜兵曹判書公自壬辰凡五判兵部皆與漢陰
相為代常儲綿布萬匹以備不時之需 天朝水
陸將領監軍督餉下至軍夫廝輿動以萬計一切
倚辦兵部公措處綽裕必得其歡楊御史遇事必
曰李尚書李尚書云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公四十三歲

兵部贊畫主事丁應泰與楊御史有郄誣奏楊喪
師罔上我國方倚楊為重 宣廟遣完平相專奏

保留應泰辭是移怒又奏許本國搆誣罔極國內
大震言者以領相柳西厓成龍不自請往陳辨論
罷之擢公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
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鰲城府院君仍兼陳
奏使公再辭不許星夜赴燕陳辨於內閣暨禮兵
諸部禮容閑熟辭意俱到所到之地諸官率以茶
酒為禮拱手唯諾曰國恥自雪君毋憂也兵部奉
聖旨丁應泰革職為民 勑諭我國慰奬備至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公四十四歲
公奉 勑回 宣廟大悅特賜土田臧獲有差時

急以甲午和議為犨公亦嘗陳和議再劄自劾引
告章十四上 上勉許之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公四十五歲
拜都元帥兼都體察使視師南服上劄條上安民
防海十六策事多施行夏以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
師 召還十二月公奉 懿仁王后梓宮赴 山
陵是夜宮人失火延燒 靈幄殿 梓宮僅全事

出龕卒人皆惶惑公毅然自斷趣禮部速行慰安祭一面馳啓一面導　世子就奉辭位克襄大事反虞如禮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公四十六歲

公深以盛滿爲懼引病乞解　上批曰卿貞亮忠勤爰立首相倚毗方切宜差可即出以副予望再遣史官　諭起之再劄辭　批曰寡人忝位固宜棄去獨不念　祖宗乎公不得已起視事　上命三公各薦學行士公以金長生申應榘李基卨應命五月公入侍　講席論李潑李洁白惟讓等

知也　上嚴詔不許　上命

公為元功公上箚辭　批曰卿以政院之長兵官
之長終始左右周旋盡瘁孤忠勁節惟予知之予
雖得罪　祖宗卿實　祖宗之忠臣今日論功卿
雖欲不居其首不可得也又有一言言之哽塞昔
在寧邊卿於衆中乃言曰臣惟願大駕之隨今日
恢復卿實為之宜勿辭再箚辭　批曰以予不辟
東土數千里渾為賊藪幸保鴨江一隅上請　天
兵驅除凶賊使　宗社還于舊都只是賴諸卿力

爾諸卿誠同功一體然必欲論首功不得不歸之卿耳卿自仁和杖劍隨予内而擁護外而籌畫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式至今日則予雖欲捨卿不為元功而終不可能卿何必多讓於古之人也至於舉卿其時之言者蓋當患難顛沛之際此心益苦此誠益堅足以貫金石感天地使鬼神有知亦當揮涕其言銘鏤予心故昨日及之凡人若言與行違徒言而已則何足謂之言乎宜勿固辭但當秉至公第諸人功以舉國家酬勞報賞之典未幾禮官有尼之者公知且上 徽號連章自咎請

謹愼處心公正雖謂之不立黨末之過也但不擔
當國事宜加責勉講罷 上下教引大明律稱譽
大臣之文遂貶英耉淸風郡守公亦不自安上劄
自劾 優批不許公方在告而對馬島倭將欵塞
求和廷議靡定公再劄辭仍論其事 批曰省卿
病裏陳策益見忠懇至誠當更議以處也第卿不
體前後 諭旨固執不回誠過矣熟見卿量如河
海何乃爾耶一時妄人之言於卿何損宜勿復置

齒牙之間七月公起視事八月入侍 講席力請
節用經費修正田制且曰方今圖治惟自 上開
誠心布公道自下破朋黨厲廉耻 上問其要公
條析敷陳無有餘蘊 上深嘉納之秋建州奴酋
移書請和公以為此酋受爵 天朝人臣義無私
交宜謝絶其使 上從之

萬曆三十年壬寅公四十七歲

鄭仁弘嗾其徒文慶虎等上疏誣毁牛溪成先生
渾謂搆殺崔永慶三司交章請追削官爵公瞿然
草剳有曰渾以讀書於野老不仕於朝四方擧謂

在攻渾爾豯此兩言攻渾之切只在臣下罪渾之名終歸　君上此不可為也劉且具繕寫有清州人朴以儉者承仁弘旨上䟽專攻公以為鄭澈腹心尚據台鉉公卽引告劉不果上公力辭章七上始　許遞閏二月　上御講席右相尹承勳啓曰近日朝著方將有大變置也釁言沓至朴以儉者至謂李某為鄭澈腹心臣聞李某與澈未嘗還往第李某素不迎合且不撓浮議項者冢宰缺議者

屬望於柳永慶而李其不爲薦擬人皆嚴憚必欲擊去而後已也同副承旨朴以章曰臣聞鄭澈謫去時李其作詩送之澈亦和之何可謂之不相親也大臣之言不當如是後數日 上又御講席特進宮宋言愼啓曰辛卯歲鄭澈謫江界有詩曰生涯薛罕嶺心事弼雲山弼雲李其號也左相金命元曰鄭澈雅喜李其所以有是作也李其平生無一畝之宮贅居婦翁權慄家以其在弼雲山背意者以爲號也李其與澈年位懸絕素無情分臣則與澈自少相過從如以交澈爲罪臣固當先伏法

常帶訓鍊都監軍器寺都提調公上劄辭以不曉
軍旅 批曰古人有言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又曰教之以禮勵之以義養士之道豈亶投石超
距而已深有望於卿也自壬寅迄于丁未公閒居
謝客日取性理大全心經近思録朱子書節要論
語中庸尚書禮記周禮左氏春秋國語等書熟讀
詳味循環涵泳間或杖屨庭除課僮奴栽花種木
而已雅性酷好山水少日多遊中興莊義諸寺至

是時與子侄門弟匹馬出賞吟哦竟夕而還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公四十八歲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公四十九歲
元日白虹貫日　宣廟驚惕　命正二品以上各
陳所懷公應　教進啓言極剴切夏始錄壬辰功
賜忠勤貞亮竭誠効節協策扈　聖功臣之號
前數月臨海君珒使奴賊殺宰臣柳熈緖公進啓
中所謂盜殺大夫者蓋指此而捕盜大將邊良傑
捕囚臨海奴數人漢陰亦以首相䟽陳其狀大忤
上旨漢陰罷相良傑坐貶熈緖子駰亦杖流公

適承求言封章在先斷獄在後未及言之私切恨之以此而言德馨卽已言之臣臣固未言之德馨究其心則一而二論其迹則二而一者也章八上始許遞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公五十歲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公五十一歲

對馬島倭將平義智復來請和領相柳永慶建議使械送壬辰犯　陵賊義智詐以二死囚應之皆

年必當壬辰僅七八歲許者議者猶欲自功盛稱
罪人斯得將獻俘　太廟涓吉行事有承旨上疏
請斬之境上毋貽笑萬世　宣廟下其議公議曰
古語云祝辭無媿辭疏意實出此誅之釜山以示
倭使計之上也議者猶不從拿訊無所得冬有金
稽者承柄臣旨上疏請追崇德興大院君　上下
其議傅會之徒妄相希覬公議曰此事在上行之
者哀安桓靈在下論之者周張程朱安敢背程朱
之議自附宵人之小談哉事得寢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公五十二歲

省如自慊切勿入　廟庭也咸肅敬將事翌日
上必愈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公五十三歲
二月初一日　宣廟昇遐有言官謂臨海君有不
軌跡來議於公公曰形跡未著服喪　王子何可
遽置辟也是月十五日三司共告臨海圖為不軌
流臨海於絕島分捕羣武諸宗曁蒼頭鞫之公議
曰謂之興謀未得其詳思以安全合申私恩倘水

土霧露震撼驚憂守臣不謹護藥餌無所及則豈
非有司之罪乎今計獨有置之官家近處豐其餼
資毋致困乏得矣漢陰相亦聯名同啓已而完平
相及大司憲鄭寒岡逑疏繼至並陳是義羣少紛
然力攻謂之護逆遂爲薦紳禍祟庚子 懿仁王
后之喪 宣廟已有治命葬 懿仁於 健元陵
第三岡虛其右二岡以爲異日計及是相自獻引
靑烏經力沮之及移卜第五岡首獻又進龜龍集
者指爲唐李淳風所著復沮之公屢獻議破其說
遂定卜五岡三月大丘府使鄭經世應求言上疏

光海怒將拿鞫之公平慮請反覆大救事得解四
月拜左議政兼都體察使公再劄辭以昔事 上
昇王名在奸黨加以衰退萬事難强優荅不許數
日始起以摠護使監 山陵事六月奉葬 穆陵
旣卒哭三司請誅臨海且咎大臣不伏閤力爭公
與完平不為動仁弘劄踵至力斥主全恩者完平
引入而公亦累劄辭不許公服方喪蔬食盡禮自
夏已成疾秋光海召勸滋味公雖勉從羸瘠嘔泄
數十日始起視事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公五十四歲

春 穆陵土圮石動都監諸臣皆下獄公連章引咎並温諭不許三月公始出視事公位兼將相開府置僚屬光海亦頗倚任西北諸務守宰除拜一以屬公公屢劄懇辭不許公於備禦之策無不熟講請遣御史吳允謙盡罷北關奴婢充軍額且遣從事官金瑬又請以柳珩爲平安黃海節度使築昌城朔州安州黃州等城池且北青瑞興平山皆築城堡而黃海道白翎島亦置鎮矣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公五十五歲

弟仁弘之名抗言斥汝昌稱之爲正太學生上跪

陳辨且削仁弘名於青衿録仁弘之徒持平朴汝樑啓許之光海大怒令覈出倡議者公愕然曰此亡國之擧也上劄極陳前是擧人任叔英對策譏切宮禁外戚考官取之光海無所發怒託以策辭違式削其名至是公並論之既而光海命禁錮儒生太學生數百人相率捲堂而去公再劄極論光海亦爲之戢命勿禁錮光海召對公於便殿公力陳晦齋退溪學問淵源與曺南冥殊科之實並及

任叔英不可削科曰是不止光海命勿削科公方為實錄摠裁官據國史得晦齋行狀所不載四條錄上之時松都儒生上疏請以徐花潭敬德從祀文廟光海下其議公議曰徐敬德以聰明超邁之資生絶學荒蕪之地學務窮格一蹴造道亦一時豪傑之士也近世儒臣論敬德謂多自得之味亦可謂尊之至矣然至於淡一清虛之論則以為有認氣為理之病深以李滉之攻破為切中臣所未解正在此等今不敢妄為之説時仁弘之徒投疏撼毀公者踵相接公累劄有曰獸三為羣人三為

林大重之詩而公之作亦少矣

萬曆四十年壬子公五十七歲

公自辛亥無月不求去三月鳳山郡守申慄教死囚誣告前博士金直哉父子謀逆光海日出鞫囚株累日廣淫威如火人不自保而公隨事匡救士林隱然倚以為重如士人崔有海及松京匿名書獄皆賴公解而其餘多外人所未知者始任叔英之削科也處士權韠有詩意刺外戚申慄素與前承旨黃玹有郄又嗾人誣告而韠詩亦因以發光

海故含韠次骨及是拿致將杖訊公進前流涕且拜且諫反覆半日光海無以難也趣刑官勿待左相復位速加訊韠竟杖流道卒公常恨曰吾輩在位不能活一權韠殺士之責烏得免乎六月有鎭川人承仁弘旨䟽論體府當罷秋仁弘入城進劄極論體府可罷至曰輦轂之下亦有汝立直哉之奸乘時竊發而其徒公言體府廣集武士朝夕盈門者此何為哉聞者莫不為公危之公連上二十劄以辭曰十劄之中尚不盡白三木之下何能畢陳光海猶不許冬術人李懿信上䟽言漢都氣竭

修德勤政而國愈弱民愈怨然後宜別圖之也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公五十八歲

四月李爾瞻等教死囚朴應犀上變誣告延興府院君金悌男奉永昌大君謀不軌大獄旣起羅織鍛鍊無所不至公曾薦武人鄭浹爲鍾城判官及是浹亦被逮公出郭待罪光海三遣史官宣起之獄事日急禍焰日熾都下喧言將廢 慈殿旣而掌令鄭造尹訒首發之列數 慈殿白豈可以毋

后待之公手接郎報謂漢陰曰吾得死所矣今賊
臣所持以罔上贅下者有三說焉一曰義理不明
二曰討逆不嚴三曰庇護逆黨彼所謂逆者吾未
見其為逆今為人臣而欲廢其君之母者真逆臣
也如是而有所庇護誅討不嚴則義理果不明矣
漢陰曰今日吾兩人同進先以克盡誠孝慰安
慈殿之意反覆陳啓因言臺諫不道狀悉力擊破
之可也公曰不然吾等言之未半主怒上震臺諫
傍擊難以畢說不如疏陳之備悉也賊臣旣誣引
春秋戒粗習春秋當引經據義一一攻破之漢陰

大臣冣承　恩遇六十之叟寧惜餘命但以載尸
歸爲期爾時大司憲崔有源素敬公公勗之以義
有源乃與二三臺官定議力攻造訥玉堂亦劉遽
造訥然議猶汹汹人皆脅息翌日詰　闕漢陰寄
語公曰此事何能忍耐數日我心如焚公出袖草
示之曰今造訥已遽國是似稍定矣不如待時旣
而鄭浹就訊自誣服獻納柳活欲繩公以重律賴
崔有源等力救只請罷職臺議亦尋停公出東郭

彷徨無所歸遂僦屋居于兎浦持平李聖求論崔有源等既知劾李某者為邪論猶復曲從之失諫官體羣少益怒有源聖求俱坐遞而正言曺挺立又劾崔有源敢排公議遽停劾李某之論遂再劾公而臺官吳長李久澄元鐸姜弘重申景洛等十餘人相繼言一時清望無有出李某右者公猶遽相領西樞秋移僑於蘆原村舍室如斗大蔬糲不繼而公處之晏如入則沉潛墳典伊吾不輟出則杖屨山澗徜徉忘返興到一騾一僮獨遊近地佳山水見者視猶田夫野老也十月聞漢陰卒于龍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公五十九歲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公六十歲

夏公遊清平山秋長男星男為賊奴誣告被逮公

蒼黃待 命與仁門外久之事得解還蘆原冬仁

弘入城首論公罪臺諫請削官爵黜門外光海亦

留中不決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公六十一歲

始構小墅於忘憂里移居焉顏其堂曰東岡精舍

自號東岡老人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公六十二歲

公自數年來神明雖不衰氣力漸憊翁八月卒中風口喎語澁家人驚惶泣涕公口占二絶倚枕笑語殊無怛化之色冬賊臣決議廢　慈殿疏章省

上國内洶擾公寢食俱損忽大雷電公泣曰天其戒告之矣食頃樞府郎來收議公命侍者扶起奮筆書議略曰不審誰為殿下畫此計者春秋之義子無讐母之義況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恩義之重夫焉有間也今當以孝治國家此言奚為至哉克諧以孝回怒為慈愚臣之望也議至百僚隸

疏請加以極刑甚至館學生亦上疏語皆絕醜不
可載公怡然如常日光海只許遠竄同知義禁府
事李慶涵以龍岡縣為配兩司劾慶涵黨邪循私
又以興海郡為配政院格不納乃以昌城府為配
公討自都下便路投配發忘憂里抵青坡村自獻
識來大夫士毋論識不識無不造謁為訣諸胥故
吏厮輿之賤皆闐溢門巷求一識面為榮時賊臣
潛遣人覘伺諸客來者必籍記之或勸以謝客公

曰禍福天也人以誠來何忍拒之兩司以為昌城
近 上國疑李某怨上露國陰事移配慶源府光
海命移南道則知義禁尹銑以遠惡地三水郡為
配光海命改配北青府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公六十三歲
正月始發公自念無得全理命家人盡賫衣衾以
備道中棺斂曰我即死慎勿用朝衣以常日所服
深衣大帶為斂所經諸郡人士下至窮閻婦孺無
不奔波瞻仰三月感風復銑五月夜夢 宣廟臨
軒二三大臣皆入侍漢陰啓言非李某不能決此

七日府人遍示廣寧擒酋[illegible]可受[illegible]我國文公覽
之泣曰自此國其不復競矣爲之傷惋發氣塞十
一日夕因仆地昏瞑十三日曉乃卒環北靑人皆
爲下淚自初終會守門下殯而後散者百餘人隣
邑之人承訃會哭者不計其數一道守宰邊將等
皆歛米布爲賻咸興人前正郎韓仁祿等定平士
人李球等永興士人朱士龍等安邊士人張應時
等皆操文致祭其他門生故吏部曲褊裨奔走匍
匐徧國中矣諸孫奉輀車歸抱川卽舉櫬號泣如

哭天倫聲徹數里用八月四日遵治命葬于參貫公墓左乙坐辛向之原北靑抱川人皆建專祠春秋致祀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一